

先覺宗衆

一
三

C40
4514
(155)

2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宋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瑤陸庵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深南
當山二世鐵牛擬寫



B 64853

先覺宗乘序

辛未春海昌黎眉居士

訪予姑蘇北禪寺出刻

洪上在家大老得單傳直

指之旨者目曰先覺宗乘

以序首節予、以生序不善
文字力辭之復移書更索
予不得已因說先覺宗乘
四字已為萬世不易之定
序千載之下之弘規何也先

招示云字使先知覺後生使
先覺、後覺但先覺強覺後
覺後覺若不覺安生先覺
之覺知在最初也其因自
覺而致先覺以謂後覺教

先覺者也既因先覺以自覺
以將斯覺以覺後覺之覺是
爲自覺之他覺之相承如燈然
燈之續燄豈不以子載之下
之弘規歟雖然寒則知寒極

則知極躁必知躁則知飽
則知飽便屈何極少覺
而待覺耶然正直不害不極
少既不飽量屈量屈時適覺也
無若向者某聞隻眼便見山

僧一條持、俾人激骨激髓、
至或未然、更為血沸、
崇禎辛未仲夏望日古明阿
育王寺方丈老僧圓悟題



先覺宗乘序

如來以自覺聖智深入法界而法

界無緣無起然亦不妨從緣而起

張諸教網渡衆生魚蝦鱗死盡况

渡天龍金翅耶猶有透網金鱗不

循綱紀雖象骨老人亦不能措
口故如來於大梵天王決疑會
中拈起金色波羅花百萬人天
圍指惟我迦葉破顏乃曰吾以心
法眼藏付囑與汝無令斷絕當

是時也山移海立之震無能知者
驚霆疾飈之機亦無能會者
賴有盡去綱羅不用命者擔
荷至今然知其旨者不啻麟喻
耳鹽官黎眉居士吾宗之白眉

也集古今在家得道機緣聲
無不盡間與具眼宗師抑揚酬
酢或如針芥投水乳合或如生
冤家親子顯從鳥道來默
從玄路去目曰先覺宗乘噫後

五百歲以斯道覺斯民者居士
以之

若上真寔苾芻廣印書



先覺宗乘序

此書乃大藏傳燈錄所載唐宗
已來宰官居士八道機緣一個
個如利刀快斧斬截疑根抑揚
威音那邊更那邊一段消息非

尋常軟嫩語言可相及亦非意
識心想之可到皆從自己胸中沤
出超越情量脱落見聞鏡之孤
懸光之純照宗門丈夫豈至今時
無其人也海昌黎眉居士初發

心時見雲棲蓮大師以宗門話
指示之居士有所省發蘊而不吐
澄之然如海含月終無自是次
見憨山志師於淨慈談及此事
居士唯之微笑而已予與居士湖

顏卿齋相契屈指二十餘年
相逢時惟提撕向上一著拈弄
古人三眼國裏識泌之也五宗源
流總之不出海昌放生池居士題
此書曰先覺宗乘相隨來也是

甚麼人連道連道

庚午菊月徑山語風老人圓信

書於種慈菴



先覺宗乘目錄

卷一

維摩大士

雙林善慧大士傳翕

龐蘊居士

嗣法馬祖

卷二

甘贊行者

嗣法南泉
願

相國裴

休

嗣法黃
檠運

尚書陳

操

嗣法陳
睦州

文公楊

億

嗣法廣
慧璉

簽判劉經臣

嗣法智
海逸

刺史陸

亘

嗣法南
泉願

常侍王敬初

嗣法瀉
山祐

駙馬李遵勗

嗣法谷
隱聰

侍郎楊

傑

嗣法天
衣懷

清獻公趙抃

嗣法蔣
山泉

丞相張商英

副法堯率悅

侍郎李彌遜

副法昭覺勤

給事馮楫

副法龍門遠

侍郎張九成

副法徑山景

知府葛郊

副法佛海遠

放牛居士

副法無門開

卷三

侍郎白居易

副法佛光滿

刺史李翱

副法藥山儼

張拙秀才

副法石霜諸

相國陸希聲

副法仰山寂

太傅王延彬

副法長慶稜

真人呂巖

副法黃龍機

丞相王隨

副法首山念

英公夏竦

副法谷隱聰

節使李端愿

副法金山穎

太傅高世則

副法芙蓉楷

太守許式

副法洞山聰

修撰曾會

副法雪竇顯

丞相富弼

副法投子順

衛州王大夫

副法元豐滿

太史黃廷堅

副法黃龍心

觀文王韶

副法黃龍心

秘書吳恂

副法黃龍心

內翰蘇軾

副法東林總

叅政蘇轍

副法上藍順

寺丞戴道純

副法黃龍清

文定胡安國

副法上封秀

左丞范冲

副法圓通旻

諫議彭汝霖

副法圓通旻

左司都貺

副法圓通旻

比部孫居士

副法楊岐會

提刑郭祥正

副法白雲端

郡王趙令衿

副法昭覺勤

樞密徐俯

副法昭覺勤

尚書莫將

副法大隨靜

龍圖王蕭

副法大隨靜

叅政李邴

副法徑山景

寶學劉彥修

副法徑山景

提刑吳偉明

嗣法徑山杲

門司黃彥節

嗣法徑山杲

叅政錢端禮

嗣法護國元

內翰曾開

嗣法靈隱遠

侍制潘良貴

嗣法佛燈珣

侍郎李浩

嗣法天童華

吳十三道人

嗣法開善謙

卷四

問法

太守楊銜之

問達磨

使者宋雲

問達磨

向居士

問二祖

崔趙公

問國一欽

中使楊光庭

問本淨禪師

相國杜鴻漸

問無住禪師

鄴侯李泌

問懶殘

張瀆行者

問忠國師

魚軍容

問忠國師

刺史李渤

問歸宗常

相國崔羣

問東寺會

相國于頔

問紫玉通藥山儼

文公韓愈

問大顛通

燕王

訪趙州諡

趙王王鎔

問趙州諡

馬大夫

問趙州諡

周員外

問趙州諡

劉相公

問趙州諡

竺尚書

問長沙岑

李軍容

叅潯山祐

劉侍御

問仰山寂

朱行軍

請際上座

尚書溫造

問圭峰密

史山人

問圭峰密

相國宋齊丘

訪慧覺禪師

閩王王審知

禮雪峰存

王延鈞

延羅山和尚

陳尚書

問雲門

韋監軍

謁玄沙備

陳尚書

問洞山

節度使成汭

問雲居膺

劉禹端

問雲居膺

張霸遷

問疎山仁

劉翁

謁青林虔

鍾司徒

問安鑑胡

給事陶穀

禮常覺禪師

李相公

問福巖承

李王

禮清涼益

宋令公

對大寧寺僧

相國馮延巳

問游鍾山

樞密李崇矩

問圓明禪師

歐陽文忠公修

延浮山遠

丞相呂許公

謁志言大士

王質

問法華言

助教徐岳

問法華言

相國王安石

禮吳山端

武昌劉居士

對雲居舜

李端愿

禮宗本禪師

葉清臣蔣侍郎

禮政黃牛

陳瓘

問宗道者

太尉陳良弼

禮淨臣

李朝請

謁道場琳

相國錢象祖

參此卷元

卷五

無名宰官居士

洪州廉使

俗士問天堂地獄

歸宗因官人來問

儒者問三教

行者問卽心卽佛

丹霞逢老人與童子

丹霞會留守

百丈政路逢官人

趙州與官人遊園

官人問趙州

官人問趙州燒木佛

俗官問趙州

秀才乞拄杖

秀才問趙州

俗士獻袈裟

趙州勘行者

秀才問長沙岑

普化見步使

天使問睦州

秀才訪睦州

睦州問秀才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

有俗士舉手

俗士問殺牛

仰山問推官

行者問霍山

洞山行脚遇官人

官人問洞山

投子赴檀越齋

有官人問壽州

閩王問雪峰存

閩王封柑橘至雪峰

廣主請雲門開堂

常侍問雲門

官人問雲門

閩王送玄沙上船

泉守請玄沙登樓

閩帥請辨驗聲明三藏

閩帥問鼓山晏

行者至菴

童子見鏡清

俗士問靜上座

俗士獻畫障子

老人參桐峰

儒者謁南院

牧主請風穴陞座

提刑問璉三生

工部問三交嵩

提刑問楊岐會

俗士投五祖出家

居士往五祖齋僧

俗士問雲峰悅

太守問九頂

侍郎問九僊

益州辭知府

巡檢問黃龍明

俗士問歸仁

官人問興陽

居士官人問天平

居士問東山雲頂

童子上經

洪塘橋官人問僧

賣鹽翁

騎牛公子

跨驢人

道流背佛而坐

行者向佛而唾

魚浮水上

佛殿鴿子

廣南國主出獵

官人入鎮州天王院

官人作無鬼論

官人問無揀僧

附優婆塞志帝王問道錄 目錄 終

先覺宗乘卷一

徑山語風老人圓信較定

無地地主人郭凝之彙編

維摩大士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雪竇舉此至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復頌云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卧疾毗耶離全身

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頰掃請問不二門當時
便靠倒不靠倒金毛獅子無處討圓悟勸云如今禪
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白雲端
頰云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辦暫時放在
暗牕前明日
與君重計筭

梁雙林善慧大士傳翕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明帝建武四年丁
丑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
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梁普通元年年
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鵬魚獲已沉籠水中祝曰去
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引之
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法從甚盛翕笑而悟乃至松

山頂結庵雙檣樹樹間自號雙林善慧大士種植蔬果
爲人傭作晝作夜歸與妻敷演佛法苦行七年大士
欲導羣品令弟子奉書詣闕稱武帝爲國主救世菩
薩帝預勅鎖門以觀其意大士袖出木槌一扣諸門
盡開直入見帝於善言殿上御榻對語帝問師事從
誰荅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大士三至京
師以度道俗不可數計帝召見壽光殿共論真諦大
士曰息而不滅帝請講金剛經大士纔陞座以尺揮
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
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衆皆起

大士端坐不動衆報聖駕臨此何不起大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靴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大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大士以手指履是俗耶大士以手指衲衣陳宣帝大建元年入涅槃壽七十三嘗著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

居士曰情知情知百靈曰棒不打無事人居士轉身

曰打打百靈方拈棒起被居士把住曰與我免看百

靈無語又訪松山和尚

法嗣馬祖

同居士喫茶居士舉起

橐子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松山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松山曰不可無言也居士曰灼然灼然松山便喫茶居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松山曰誰居士曰龐公松山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一日松山與居士看耕牛居

士指牛曰是伊時中更安樂只是未知有松山曰若非龐公又爭識伊居士曰阿師道渠未知有箇甚麼松山曰未見石頭不妨道不得居士曰見後作麼生松山撫掌三下一日居士訪松山見松山携箇杖子便曰手中是箇甚麼松山曰老僧年邁闕伊一步不得居士曰雖然如是壯力猶存松山便打居士曰放却手中杖子致將一問來松山拋下杖子居士曰這老漢前言不付後語松山便喝居士曰蒼天中更有怨苦一日松山與居士行次見僧擇菜松山曰黃葉卽去青葉卽留居士曰不落黃葉又怎生松山曰道

取居士曰不爲賓主大難松山曰只爲強作主宰居士曰誰不恁麼松山曰是不是居士曰青黃不留處就中難道松山曰也解恁麼去居士珍重大衆松山曰大衆放你落機處居士便行一日松山與居士話次倏拈起案上尺子曰還見這箇麼居士曰見松山曰見箇甚麼居士曰松山松山松山曰不得不道人憎松山曰不是公今日還道不及居士曰不及箇甚麼松山曰有頭無尾居士曰強中得弱卽有弱中得強卽無松山抱住居士曰這箇老子就中無話處

又訪則川和尚

法嗣馬祖

則川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

否居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則川曰情知久叅事慢

居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則川曰二彼同時又爭

幾許居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則川曰不是勝我

祇欠汝箇幪頭居士拈下幪頭曰恰與師相似川大

笑而已川摘茶次居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

則川曰不是老僧洎荅公話居士曰有問有荅蓋是

尋常則川乃摘茶不聽居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

川亦不顧居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

明眼人則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

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捋下幪頭誰敢喚作龐居士一日則川在方丈內坐居士

見曰只知端坐方丈不覺僧到叅時則川垂下一

足居士便出三兩步却問則川却收足居士曰可謂

自由自在則川曰爭柰主人何居士曰阿師只知有

主不知有客則川喚侍者點茶居士乃作舞而出居

士到仰山

法嗣鴻山

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仰山

豎起拂子居士曰恰是仰山曰是仰是覆居士乃打

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耍露柱證明仰山擲下拂子曰

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白雲端頌云兩箇八文爲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拿來亂撒向

塔前滿地團圍春蘚綠

又訪洛浦和尚

法嗣夾山

居士拜起曰仲夏

毒熱孟冬薄寒洛浦曰莫錯居士曰麗翁年老洛浦
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居士曰患聾作麼洛浦
曰放你二十棒居士曰痘却我口塞却你眼應菴華云麗居
士雖是煨了底金要且未經本分錯錯洛浦雖輕放
過歸宗不免賊過後張牙當時待他道仲夏毒熱孟
冬薄寒便與超出何故居士一日訪谷隱道者谷隱
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問曰誰居士豎起杖子谷隱曰莫是上上機麼居士
拋下杖子谷隱無語居士曰只知上上機不覺上上
事谷隱曰作麼生是上上事居士拈起杖子谷隱曰
不得草草居士曰可憐強作主宰谷隱曰有一機人
不要拈搥豎拂亦不用對答言辭居士若逢如何則

是居士曰何處逢谷隱把住居士乃曰莫這便是否
居士驀面便唾谷隱無語居士與一頌曰焰水無魚
下底鈎覓魚無處笑君愁可憐谷隱孜禪伯被唾如
今見亦羞居士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
處致問曰座主旣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座主無對
居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座主曰祇如居士
意作麼生居士以偈荅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
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
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座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
因在床上卧看經有僧見云居士看經湏具威儀居

士翹起一足僧無語居士一日在洪州市內賣箴籬見一僧緣化乃將一文錢問曰不辜負信施道理還道得麼若道得卽捨僧無語居士曰你問我與你道便問不辜負信施道理作麼生居士曰少人聽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居士曰是誰不會居士一日見牧童乃問路從甚麼處去童曰路也不識居士曰這看牛兒童曰這畜生居士曰今日甚麼時也童曰插田時也居士大笑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居士嘗

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生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

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
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
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
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保寧勇云大衆傳大士此

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管地者固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聽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此西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頂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即舉要起時即起水洗而皮光發茶濕却啗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呵呵呵呵囉哩囉哩又

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

流

斷橋倫頌云狗走抖擻口猴愁樓樓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張無盡見皓布視舉大士此頌

皓曰此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無盡曰請和尚頌皓遂應聲頌曰昨夜雨霧打倒葡萄棚

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唐麗蘊居士

嗣法馬祖一

襄州居士麗蘊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遷禪師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

搬柴石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居士曰願從所慕
遂不剃染後叅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馬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於言
下頓領玄旨東林珪老頌云大海波濤淺小入方寸
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雲門杲
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甲乙丙丁庚戌巳咄咄囉
囉哩白雲端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至今無
一滴要須黨理不黨乃留駐參承二載居士一日問
馬祖曰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馬祖曰
遮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居士又問馬祖曰不
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祖直下覷居士曰一種沒絃
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居士迺作禮馬祖歸方丈

居士隨後入曰弄巧成拙

妙喜曰馬師覷上覷下卽
不無爭奈昧却本來人居

居士雖然禮拜渾崙吞箇棗馬祖歸方
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救得一半居士有偈曰有
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徑山杲
示羅快

然云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
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箇士人謂之無爲居
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然前輩於宗門中有眞實得
方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然太頑婚於大門下須嫁計甚得
工夫更說無生話這箇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
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
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箇不平底謂之海印
信禪師時住蘄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
我無男婚我無女嫁因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這三
箇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者合眼也者不
開不合也者妙喜只得冷地看看卽不無畢竟快然
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
著到耶若向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裏在合
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裏在不開不合處著

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積裏快然見怎麼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圈積裏要出三老圈積則易要出妙喜圈積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爲你說破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至藥山藥山和尚藥山問曰一乘中還着得這箇事麼居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着得麼藥山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居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藥山曰老僧住持事繁居士珍重便出藥山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居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藥山曰是因辭藥山藥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居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居士遂與一

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居士曰怎麼稱禪客闍羅老子

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居士又掌曰眼見如盲

口說如啞丹霞和尚

法嗣石頭

一日來訪居士見女子靈

照洗菜次霞問居士在否靈照放下菜籃歛手而立

霞又問居士在否靈照提籃便行歸舉似居士居士

曰赤土搽牛妳丹霞乃隨後入見居士居士見來不

起亦不言霞乃豎起拂子居士豎起槌子霞曰祇恁

麼更別有居士曰這回見師不似於前霞曰不妨減

人聲價居士曰比來折你一下霞曰恁麼則瘧却天

然口也居士曰你瘧由本分累我亦瘧霞便擲下拂

子而去居士召曰然闍黎然闍黎霞不顧居士曰不惟患癰兼更患聾丹霞一日訪居士曰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居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霞曰秖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居士曰我在你眼裏霞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居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休去居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霞亦不對居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一日居士向丹霞前叉手立少時卽出去霞不顧居士却來坐霞却向居士前叉手立少時便入方丈居士曰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曰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居士曰却無些子

慈悲心霞曰引得這漢到這田地居士曰把甚麼引霞廻拈起居士幪頭曰却似一箇老師僧居士却將幪頭安霞頭上曰一似箇少年俗人霞應喏三聲居士曰猶有昔時氣息在霞乃拋下幪頭曰大似一箇烏紗巾居士廼應喏三聲霞曰昔時氣息爭忘得居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一日丹霞見居士來便作走勢居士曰猶是拋身勢怎生是嘖呻勢霞便坐居士乃向前以拄杖畫地作七字霞於下面書箇一字居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曰這裏著語居士乃哭三聲而去一日居士與丹霞出行見江水澄碧居

士指水曰得恁麼也還辨不出霞曰的箇辨不出居士以手岸水潑霞三遍霞曰莫恁麼莫恁麼却以水潑居士居士曰當恁麼時堪作箇甚麼霞曰無物外居士曰得便宜人少得便宜人少霞無對居士曰誰不落便宜又一日訪居士至門首相見乃問居士在否居士曰饑不擇食丹霞曰麗老在否居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丹霞曰蒼天蒼天便回居士一日訪長髭和尚法嗣石頭師陞座衆集定居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長髭曰識麗公麼曰不識居士便搗住曰苦哉苦哉

僧無對居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居士曰待伊甘始得長髭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居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卽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長髭曰不好箇甚麼居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應菴華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觀面提持斬釘截鐵麗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已家珍要且只解自家富貴安能富貴別人長髭久經陣敵慣戰作家至險至危處處見八面玲瓏歸宗大衆集定其間設有一個半個善能自檢便與趕出何故家無白澤之圖豈有如是妖怪大同普濟和尚法嗣石頭一日問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避得唇舌只如翁避得麼居士應喏普濟再舉前話居士曰甚麼處去來普濟又舉前話居士曰什麼

處去來普濟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句居士作舞而去普濟曰這風顛漢自過教誰點檢一日普濟訪居士居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不得作道理主持普濟曰猶是隔生也居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普濟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居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普濟曰不作道理却成道理居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普濟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居士鳴指三下普濟一日見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居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普濟乃開門居士把住曰是師多知是我多知普濟曰多知且

箇閉門與開門卷舒爭幾許居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普濟默然居士曰弄巧成拙一日見普濟居士拈起手中箴籬曰大同師大同師普濟不應居士曰石頭一宗到師處冰消瓦解普濟曰不得龐翁舉灼然如此居士拋下箴籬曰寧知不直一文錢普濟曰雖不直一文錢欠他又爭得居士作舞而去普濟提起箴籬曰居士居士回首普濟作舞而去居士撫掌曰歸去來歸去來大梅和尚法嗣馬祖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居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大梅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居士曰百雜

碎大梅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居士便去訪芙蓉太毓

法嗣馬祖

因行食到居士前居士擬接毓乃縮手曰生心

受施淨名蚤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曰當時

善現豈不作家毓曰非關他事居士曰食到口邊被

他奪却毓乃下食居士曰不消一句子

圓悟勤云善現作家芙蓉

奇特盡被麗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麗居士道不

消一句子且道是那一句綿坐受供養施主蒙安樂

頌云淨明呵善現芙蓉勘麗老彼此不相饒峻機無

處討雲行雨施雷奔電掃殺虎陷虎出草入草毗婆

尸佛早留心直又問馬大師着實爲人處還分付吾

師否毓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着實處居士

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毓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

居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

得口否毓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

出本谿和尚

法嗣馬祖

因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

本谿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曰爲我與師同叅

方敢借問本谿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

曰老大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本谿曰念翁年老居

士曰罪過罪過一日本谿見居士來乃目示多時居

士迺將杖子畫一圓相本谿便近前以脚踏居士曰

是甚麼是甚麼却於居士前畫一圓相居士亦以脚

踏却本谿曰來時有去時無居士抱杖子而立本谿

曰來時有去時無居士曰幸自圓成徒勞目視本谿拍手曰竒時一無所得居士拈杖子點點而去本谿曰看路看路居士曰是甚麼是甚麼石林和尚法嗣馬祖見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居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石林曰正是丹霞機居士曰與我不落看石林曰丹霞患癡龐公患聾居士曰恰是石林無語居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居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居士曰便請舉來石林曰元來惜言語居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石林乃掩耳居士曰作家作家石林一日自下茶與

居士居士纔接茶石林乃抽身退後曰何似生居士曰有口道不得石林曰湏是恁麼始得居士拂袖而去曰也大無端石林曰識得龐翁也居士却回石林曰也大無端居士無語石林曰也解無語去又訪齊峯和尚法嗣馬祖齊峯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居士迴顧兩邊曰誰恁麼道齊峯乃咄之居士曰在這裏齊峯曰莫是當陽道麼居士曰背後底嚮齊峯回首曰看看居士曰草賊大敗齊峯無語一日齊峯與居士並行居士迺前行一步曰我強如師一步齊峯曰無背向老翁要爭先在居士曰苦中苦未是此一

句齊峯曰怕翁不甘居士曰老翁若不堪齊峰堪作箇甚麼齊峯曰若有棒在手打不解倦居士便行一擱曰不多好齊峯始拈棒被居士把住曰這賊今日一場敗闕齊峯笑曰是我拙是公巧居士乃撫掌出曰平交平交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齊峯曰甚麼處去來居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着齊峯曰是多久居士曰一二三齊峯曰四五六居士曰何不道七齊峯曰纔道七便有八居士曰住得也齊峯曰一任添取居士喝便出去齊峯隨後亦喝居士曰不得堂堂道齊峰曰還我怎麼時龐公主人翁來居士曰少

神作麼齊峰曰好箇問訊問不着人居士曰好來好

來應菴華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險過虎穴透微淵源至於結角羅紋游刃磅礴得大自在因甚麼峰頂未曾到只如齊峰云還我怎麼時龐公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着箇眼也要諸人瞥地良久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又訪百靈和尚法嗣馬祖路次相逢百靈便問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居士曰曾舉來百靈曰舉向

甚麼人居士以手自指曰龐公百靈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居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百靈戴笠子便行居士曰善爲道路百靈更不回首徑山是百靈輸他龐老一着何故當時不得箇破笠頭遮

却謂體有甚面目見他龐公楚石琦云百靈戴笠便
去得方句分明舉似來因甚麼妙喜老人道百靈有
甚面目見他龐公也是扶強不扶弱有人與妙喜作
主要問作麼生是得力句速道道速道極議不來劈脊
棒一日百靈問曰道得道不得俱未免汝且道未免
箇甚麼居士以目瞬之百靈曰奇特更無此也居士
曰師錯許人百靈曰誰不恁麼誰不恁麼居士珍重
而去一日百靈在方丈內坐居士入來百靈把住曰
今人道古人道居士作麼生道居士打百靈一掴百
靈曰不得不道居士曰道卽有過百靈曰還我一掴
來居士近前曰試下手看百靈便珍重一日居士問
百靈曰是這箇眼目免得人口麼百靈曰作麼免得

有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
及第歸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啻無
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妙喜拈云白酌的清寥
寥水不能濡火不能燒
是箇甚麼切不得問着問着則瞎却你眼以拄杖擊
香臺一下楚石琦拈云要作了事凡夫更須進前
步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
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
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圓悟
勤舉此偈云且道殺箇甚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
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闢提人見解納
僧分上畢竟殺箇甚麼試定當看僧問未審殺箇甚
麼師曰大有人疑着曰學人到這裡直得步步絕行
蹤時如何悟曰未有金剛王寶劔在圓悟又云只如
護生須用殺且道殺箇甚麼便有禪和子道不是殺

物命只是殺無明賊殺煩惱賊殺六根六塵賊殺爭人爭我賊雖然一期也似要且未夢見衲僧脚跟頭既是護生須是明殺意如何是殺意論若向箇裏辨得出便可放一線道浩浩之中骨取坐斷天下人舌頭然後始殺得盡然雖如是釋迦老子也殺不盡迦葉也殺不盡西天二十八祖也殺不盡唐土六祖也殺不盡要明不盡底須是放却從前已後見解明暗玄妙理性殊勝奇特潔淨刻除不留毫末也不到極盡處只如正盡處合作麼生還委恁麼深山大澤無人到聚頭正好共商量中峰本云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人眼目居士與行婆靈照坐次居士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婆曰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妙喜云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識轉量卜度非獨不見三人落著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却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將此三人道底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泥

帶水下注脚了也

居士曰祇如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如何會靈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居士曰你作麼生靈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居士乃大笑

徑山杲云麗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祖師意明祖師意只解拋磚靈照何曾瞥地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填偶同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倒地居士曰你作甚麼靈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

撰述

于公頓問疾次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縞白傷悼謂禪門麗居士卽毗耶淨名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鑒叟氏云余覽居士臨終等語大都居士一門皆再來人也特以慈悲示現爲在家標榜故嘗抵囊過罐子灘問狀聞居士有感驢自言償商債事便謂布施本欲集福嗣以貽禍因棄家財云則已入不住法門矣乃居士遷化去長子適往田間婆急以告其子應聲骨已直向鹿門絕壁震威一喝訝然中開遂投壁與身俱隱畢竟是有空爲便是所無空若也縞素得出許伊把手麗公其或不爾且莫寐語

先覺宗乘卷一終

雙髻釋頓讓訂閱

先覺宗乘卷二

徑山語風老人圓信較定

無地地主人郭凝之彙編

唐甘贄行者

嗣法南泉願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行者請施財黃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覲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黃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覲

點見落節黃檗施財

何曾夢見妙喜舉翠巖語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這雲居羅漢却較些子楚石琦云恁麼恁麼扶起甘贄推倒黃檗不恁麼不恁麼扶起黃檗推倒甘贄只如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又作麼生師子咬

支那

唐書

七

人韓龜
逐塊

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南泉乃白
惟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
袖便出南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典座曰當時
便去也南泉便打破鍋子妙喜云心不負人面無慙色甘常接待
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餓驢餒馬
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卽
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
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
施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爲山來甘曰曾有僧問爲
山如何是西來意爲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爲

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爲山去好保

聞之乃仰
手覆手

藥山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
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
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鍔意山中有人此物却回
無人卽休主便歸納疏藥山問曰子歸何速主曰問
佛法相當得銀兩鍔藥山令舉其語主舉已藥山曰
速送還他子着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繇來有人遂
添銀施之同安顯云早知行者佞
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唐刺史陸亘

嗣法南
泉願

陸亘字景山蘄州吳人觀察池州時請南泉普願禪

師入郡伸弟子禮公問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
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
出得南泉召大夫公應諾南泉曰出也高峰妙云南泉潦倒手腳不親縱饒出得也是死貨高峰只向他道大夫還曾示人麼饒擬恁對便與亂棒打出非特爲遮漢脫却鵝臭布衫要使天下衲僧公從此開解卽禮謝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南泉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南泉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公異日謂南泉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南泉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掛南泉曰猶是堦下漢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

智之臣南泉一日上堂公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南泉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南泉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爲甚麼有六道四生南泉曰老僧不教他公與南泉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南泉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公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卧如今擬鑄作佛還得否南泉曰得公曰莫不得否南泉曰不得嚴雲云坐卽佛不坐卽非佛洞山云不坐卽佛坐卽非佛天奇拈云陸亘大夫向這石頭上坐卧不安仔細檢點將來皆是自不守分不是南泉爭得風光遍界恁麼便恁麼不恁麼便不恁麼若不具眼總是泥裏洗土塊靈岩證據洞山交互方公向南泉道肇法師見得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
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圓悟勸云陸亘手攀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珍
八寶羅剎目前乃豎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通身是眼分疎不下妙喜杲云若何理上看非但
南泉謾他陸亘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着他腳跟下
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大夫謾他南泉一
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
山說理說事只向他道但何理事上會取楚石琦
云大衆還會麼你若向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上會落
在筆法師團圓裏若向理事上會又落在妙喜葛藤
中總無自由分只如南泉指牡丹何陸亘道大夫時
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你畢竟如何會天寧不惜
眉毛爲你諸人下個註脚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
在青山外妙喜頌云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攬公
步已亡家無陰陽處華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公

又問天王居何地位曰若是天王卽非地位曰弟子

聞說天王是居初地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卽現天
王身而爲說法公辭歸宣城治所南泉問大夫去彼
將何治民公曰以智慧治民南泉曰恁麼則彼處生
靈盡遭塗炭去也南泉入宣州公出迎接拈城門曰
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曰老僧若
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南泉曰王
老師罪過公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南
泉曰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楚石琦代云
隨家豐儉暨南
泉圓寂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公曰院主道得卽
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密雲悟代云
蒼天雖似將哭代哭也可救一半

唐相國裴休

嗣法黃檗運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家世奉佛兒時與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經年不出戶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左右詠歌贊唄以爲法樂刺洪州時入龍興寺觀畫壁乃問是何圖相主事者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僧卽黃檗運也公延至曰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疇一語黃檗曰弟言之公舉前問黃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黃檗曰在甚麼處

經山杲禪師因李叅政到山舉此公叅拈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真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雲門亦召云相公相公若應諾雲門卽尙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楚石更召裴相國道高僧在甚麼處分明換却眼睛黃檗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踈過了也天寧卽不然亦召相公相公應諾劈脊便棒免教這漢同死水裏淹殺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遂延入府署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旣通徹祖意復傳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一日公以所解一編示黃檗黃檗接置于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公未測黃檗曰若便恁麼會得

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公一日拓一尊
佛於黃檗前跪曰請師安名黃檗召曰裴休公應諾
黃檗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妙喜云裴公黃檗可謂如水入水似金博金雖
然如是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或有棒一尊像請
雲門安名卽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楚石琦云裴公捧
像黃檗安名冷地看來如大家教新婦相似直是好
笑笑須三十年妙喜旣不能坐斷未免隨例顛倒公
喚作清淨凜身毗盧遮那佛周人以栢殷人以栗公
謁石霜諸禪師石霜拈起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
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公無對
石霜乃留下笏密雲悟代云和尚不打自招公啓建法會問僧看
什麼經曰無言童子經曰有幾卷曰兩卷曰旣是無

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

後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惟兩卷

公爲

觀察入山訪華林覺禪師問曰還有侍者否曰有一
兩箇祇是不可見客公曰在甚麼處華林乃喚大空
小空時二虎自菴後出華林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
虎哮吼而去公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華林良
久曰會麼曰不會華林曰山僧常念觀音空音湛頌云僧來展具已輪籌常念觀音獨不休雕虎
風生君未會可憐空碣破鐘樓公嘗與圭峰密禪
師遊入其閭域休居嘗不御酒肉著釋氏文數萬言
如作勸發菩提心文圓覺經敘法界觀敘禪源詮敘
原人論敘世皆服其精要

唐常侍王敬初

嗣法鴻山祐

王敬初襄州人爲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獅子敵人韓盧逐塊米聞此語卽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卽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

大鴻詰云米胡雖然如是正只得一槧常侍云這漢徹去大似看機打機大瀉卽不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圈

憤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問道我從來疑著這漢

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

也無僧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徹着汝鄂州無等禪師謁公辭退將出門公召曰和尚無等回顧公敲柱三下無等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公初見睦州睦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公曰看打毬來睦州曰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打毬睦州曰人困麼曰困睦州曰馬困麼曰困睦州曰露柱困麼公惘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睦州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睦州曰露柱困麼曰困睦州許之臨濟與公到僧堂公問

這一堂僧還看經麼臨濟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臨濟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臨濟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臨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楚石琦云臨濟吹毛剷有什麼王常侍在自出洞來什麼處去也若也拈出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唐尚書陳操嗣法陳睦州

睦州刺史陳操位至尚書叅睦州陳尊宿一日睦州看經次公問和尚看什麼經睦州曰金剛經公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睦州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公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

有這箇麼僧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楚石琦代云又知尚書不吝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擱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借上座口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至首座前曰請施食首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首座無對楚石琦代首座敲鉢作聲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腳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公看資福禪師資

福見來便畫一圓相公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資福於中着一點公曰將謂是南番舶主資福便歸方丈閉却門

雪竇云陳標止具一隻眼復頌云團團珠遠玉珊珊馬載

驢馱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鯨時下一圈困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千巖頌云吾家客事俗人知月鉢盧仝便有詩只爲慎初

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兼護玄不知失却兩莖眉

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肯咸於句下違

宋駙馬李遵勗

嗣法俗隱聰

李遵勗字公武舉進士大中祥符間真宗召對便殿尚萬壽公主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公探索宗要無間寒暑謁谷隱問出家事谷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

荅之公于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着手心

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宗門武庫云李公得心要

於石門聰禪師嘗作二句偈寄發運朱正辭時詩云爲淮南漕朱以李頌示許請廣之朱曰雨催樵子還家許曰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遠禪師和之浮山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煖鉏麋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諸公見大敬之李後復續末二句今所傳

惟李一頌而已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

黨得届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上座曰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聵上座曰一箭落雙鵬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

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上座曰普化出僧堂慈明在楊大年所大年中見公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公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大年歸語慈明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慈明於是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慈明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刻白字當道種青松慈明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慈明曰腳頭腳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慈

明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慈明曰野干鳴公又喝慈明曰恰是公大笑慈明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慈明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慈明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慈明曰專爲流通公又喝慈明曰瞎公曰好去慈明應喏喏及還唐明公遣兩僧訊之慈明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柳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寶元戊寅公遣使邀慈明曰海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慈明惻然與侍者

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公相會月餘而公果沒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時慈明來視公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慈明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臨行一句作麼生慈明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荅話

慈明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廟尤留神空宗聞公化與慈明問答嘉嘆久之慈明哭之慟臨壙乃別

宋侍郎文公楊億

嗣法廣慧璉

侍郎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壯負才名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者且笑之彼誦自若公竊疑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維勉令衆問迨三十時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廣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

逢祗彈指也廣慧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廣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廣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虫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祗管看未審怎麼道還得麼廣慧曰這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廣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蹠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裡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比斗藏應湏合掌南辰後公又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廣慧曰敲磚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廣慧曰更道也不及又問承

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然南閭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廣慧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廣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戒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荅廣慧一一荅圓詳在洞山聰禪師語要中慈明依唐明嵩禪師嵩謂慈明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人道穩實子不可不見慈明乃徃見大年公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慈明曰近奉山門請公曰眞箇脫空慈明曰前月離唐明公曰適來悔相問慈明曰作家公

便喝慈明曰卻是公復喝慈明以手劃一劃公吐舌曰真是龍象慈明曰是何言歟公喚客司點茶元來是屋裡人慈明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慈明曰切公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慈明曰誰得似內翰公曰作家作家慈明曰放你二十棒公拊膝曰這裡是甚麼所在慈明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慈明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公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慈明曰水上挂燈毬公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慈明曰內翰疑則

別叅公曰三脚蝦蟆跳上天慈明曰一任踣跳公乃館于齋中朝夕質疑恨見之晚久之慈明辭還河東公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慈明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公曰却不相當慈明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公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慈明曰知公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慈明曰重叠關山路公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慈明噓一聲公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慈明曰放去又收來公曰適來失腳踏倒又得家童扶起慈明曰有甚麼了期公笑嘗問鹿門昭山主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昭曰君

子坦蕩蕩又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都尉曰擔折知柴重又與都尉唐明廣慧汾陽問荅次都尉曰彌陀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慈明曰仙人無婦玉女無夫公曰尼剃頭不復生子慈明曰陝府餓牛能哮吼嘉州大象念摩訶都尉曰側跳上山巔慈明曰騎牛不着靴

元叟端云大小唐明端壘人不入室操戈之舉是你諸人且作麼生會擊佛子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廣慧

曰進象倒戈汾陽曰端身裂面破問玄沙不出嶺保

福不渡河善財叅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這六箇漢爲復野干鳴爲復師子吼速道速道慈明曰水急魚行澁峰高鳥不棲公曰泗州大聖慈明曰土上加泥更一重都尉曰舌上覆金錢明曰半夜款樂動誰人得知音慧曰歌謠滿路人皆望汾陽曰看壁畫人咲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并壘南宗之青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慈明曰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公曰清涼山裡萬菩薩慈明曰維摩會中諸聖集都尉曰背負乾薪遭野

火慈明曰口是禍門廣慧曰藏頭白海頭黑汾陽曰告天手捺地噓噓問忉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錢牛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慈明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公曰狸奴白牯却知有慈明曰淹殺冢頭蒿都尉曰月裡煮油鑄慈明曰石人腰帶廣慧曰陳蒲鞋周金剛汾陽曰直裰又縫胡釘鉸問一切諸佛盡在裡許動卽喪身失命覩着兩頭俱瞎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裡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慈明曰百雜碎公曰平

生不妄語慈明曰也要道過都尉曰出穴兔遭骨慈明曰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曰振錫下犁泥汾陽曰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漓慈明復有頌曰一言纔出徹龍庭攪動須彌帝釋驚三世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雙睛公荅曰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貯藥葫盧拖鼠味穴門小窄轉難藏五臺山裡有文殊羅漢天台洞內居爲問子湖一隻狗何如普化一頭驢再荅曰蜘蛛網中坐垂兒不敢過昨夜三尺雪百鳥盡遭饑果熟樹低垂鶯肥餽單破借問末山尼何如劉錢磨慈明又作宗本頌左顧右覩

黃昏莽鹵展手回來早是彰露且道作麼生是彰露
底句公曰正殺人時督出頭慈明曰兩脚捎空手又
督都尉曰左鬚右髮隱文章慈明曰維摩一默文殊
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
在甚麼處公曰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慈明曰迦
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都尉曰似犢牛兒未用角時
慈明曰忙屈拳打令又曰教有明文佛身充滿于法
界老僧今日充滿于法界侍郎卽今在甚麼處公曰
布裙一截泥努出膝蓋子慈明曰寬口布袴三尺杖
都尉曰河水一擔直三文慈明曰只見鼻頭寬不見

頂後濕蓋唐幾龍象蹴踏信非驢所堪矣公因微恙
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
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
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
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
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胸三下公曰賴
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
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
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都尉見遂曰泰
山廟裡賣紙錢都尉卽至公已逝矣公修景德傳燈

錄入大藏流通於世

宋侍郎楊傑

嗣法天衣懷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也宋元祐中爲侍郎自號無爲子公歷叅諸名宿晚從天衣游天衣每引龐居士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鷄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遂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湏婚女大湏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天衣天衣稱善時海印信禪師見之亦有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其互相提唱爾耳公又問本嵩律師以宣律師所講毘尼性體本嵩

以偈荅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虺自行終南的意日午打三更公肯之比提刑日與果昌覺禪師同遊山次公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咬不碎果昌曰祇爲太硬公曰猶涉繁詞果昌曰未審提刑作麼生公曰硬果昌曰也是第二月公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果昌曰一回相見一回新公領之而已授子聰禪師嘗被人殺監寺吏押聰繫獄時公按行入州界夢神人云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繼公卽訪吏以聰事告公遽立釋之其贊授子青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鷄飛半夜賣油翁

發笑曰頭生得黑頭兒復贊五祖曰人孰無父祖獨有母其母爲誰周氏季女濁港滔滔入大江門前依舊長安路及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芙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芙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怎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芙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生無可戀死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便奄然而終公有輔道集蘓軾爲序傳於代

宋簽判劉經臣

嗣法智海逸

劉經臣字典朝爲簽判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

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始醉心祖道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荅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叅韶山杲禪師將去官辭韶山韶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向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成失心之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智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爾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智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

者曰見性是佛意旨如何公不能對疑甚歸就寢熟
睡至五更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洞徹六
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
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悉以所得告智海為證
據智海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智海厲
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卻說踐履公默契幻寄云發判不能于千峰
寒色瞥地遂帶累波羅提尊者人乃作發明心地頌
無尾巴猢猻隊中輪轉流浪悲夫
八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
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
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
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
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

還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
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
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
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坐鎮相隨
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
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徇於
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
儒者之語道為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心傳而立文
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
付於神光六葉既數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
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
持叉張弓輟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
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或然
為太親故人多周措管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
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
真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
實在此門以貫之故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
識之一以貫之故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
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意喻凡若此
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

以傳于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論吾徒云

宋清獻公趙抃

山泉 嗣法蔣

趙抃字悅道衢州西安人號知非子官至叅政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初從蔣山法泉禪師游微有省又從大名天鉢寺重元禪師問心要師曰公立朝論政崇化明倫奚暇刻意於此公曰聞別傳之旨人人本有之事豈抃不能願究明之師乃令看狗子

無佛性話會佛慧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辭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澄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剎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佛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元豐初年七十二以太子少保告老退居三衢與山僧野老往來無間名所居爲高齋以詩自見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荅清夜安眠白晝閑又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

欲識高齋老耄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公一日徧辭親友其子吼問後事公厲聲叱之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少頃語如平時忽趺坐而化年七十七佛慧以偈贊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水壺徹底清春風漱水路孤月照雲明

宋丞相張商英

嗣法堯
率悅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蜀人也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

奉酒掃後果及第乃妾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觀梵夾莊嚴甚乃怫然曰吾孔聖書不及胡人教耶夜坐書室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旣是無佛何論之有當湏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止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何書云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語亦能爾乎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繇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因提刑至

汾謂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接引覺而閱其語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曰大德正闢在且去國師去祖喚曰大德國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公乃有省作偈曰是甚麼是甚麼羅睺殿前燈是火不是阿祖喚面洎被善財覷破毘嵐風急九天高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與已合乃印可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迂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

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嚮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首座曰今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

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圓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叩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叅

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悅又設三問問學者一曰撥草叅玄只圖見性卽今性在什麼處公頌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

問曾哲從來孝子諱爺名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
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公頌曰人間鬼使符來取天
下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閻老等閑知
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什麼處去公
頌曰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
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蓋得悅爐鞴爲多公嘗問
覺範洪禪師汾陽臨濟五世嫡孫也今其法派皆謂
三玄三要一期建立語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
常卽是祖意是否慈明接人亦多舉汾陽十智同真
話願遂聞其說覺範曰十智同真與三玄三要同一

闕楨諸方祇愛平實見解不信有悟門使汾陽再生
親爲剖析亦以爲非矣公嗟咨久之曰然乃其旨趣
豈無方便覺範答偈曰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
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公又問
臨濟四種賓主法門覺範答文長不載公尤喜接引
尊宿曾薦浩布衲知大陽院事未幾復請浩住玉泉
開堂日衆官畢集浩顧視大衆曰君不見又曰君不
見公操蜀音曰和尚見浩應聲曰但得相公見便了
卽下座公又訪璣道者於洪之翠巖璣門迎公問如
何是翠巖境璣答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遶

松杉公握璣手曰聞道者名素矣何能作此祇對璣曰適然耳公微笑仍哦曰野僧迎客下烟嵐試問如何是翠巖後便以前二句足之林下相傳爲盛事先是公在慧林一僧談禪不肯諸方公問覲子答祖師西來意乃曰神前酒臺槃意旨如何其僧張目直視曰神前酒臺槃公戲之曰廟中是夕有燈則已不然覲子佛法遂爲虛施其入游戲三昧又皆此類政和間公被謫渚宮會峨眉中峰民師特過訪之議論教乘公極嘆賞聞民充夾山座元公致書佛果勤禪師曰民座主捨義學開宗眼如波斯珍寶滿船遇風到

岸矣勤亦喜出峽南游順流下荆門當是時公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勤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巾巾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勤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勤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勤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湏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

接連
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勤又問此可說禪乎公
曰正好說禪也勤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
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
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趣出淫坊
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斯論夫豈
易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初泐潭準禪師示滅
也大慧求塔銘于公相見次公問上人祗麼著草屨
遠來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公曰年多少曰二
十八公曰水牯牛年多少曰兩箇公曰什麼處學得

遮虛頭來曰今日親見相公公咲曰且坐喫茶纔坐
復問遠來有何事大慧趨前曰準和尚示寂茶毘目
睛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無數山中耆舊皆欲相公大
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特遠來公曰有一問上人
若道得卽做若道不得與錢五貫裹足歸牀率衆禪
去曰請相公問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曰是公
曰我不問者箇眼睛曰問什麼眼睛公曰問金剛眼
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公曰老夫爲他
點出光明令照天照地去也公又問爾師準吾知之
久矣爾不遠辛苦而來於準亦有得乎大慧曰若有

得則不來見大丞相也公曰咄者掠虛漢異日語大
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
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
耶遂作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骨髓三日聾黃
檠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遣書求
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槌胸祇得哭
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
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
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合
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

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檠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
雪竇旣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
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
拈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
難顯雪竇馬師爾且述偈曰馬師喝下立宗風嗟我
三人見處同海上六鰲吞餌去栖蘆誰更問漁翁公
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更
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
空歸去來餓牛入海無消息言訖俄取枕擲門窓上
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公有頌舌護法論行於世

公見雲巖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
拽斷鼻繩牧甚尿屁甚爲擊節公一日問大慧佛具
正偏知亦有漏處吾儒尚云西方有聖人堯舜禹湯
皆聖人也佛何故畧不及之大慧曰佛且以梵王帝
釋爲凡大卽餘可知矣公曰何以知之大慧曰吾教
傳言佛出世時則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公大聲贊以
爲高論張文定謂王荆公曰孔孟後豈無人惟儒門
淡薄收捨不往故獨鍾于馬祖諸老耳公曰達者之
言也公注海眼經其說入成就如是我聞一時云事
無不是之謂如理無不如之謂是三界獨尊之謂我
志洞十方之謂聞多之所宗之謂一一之
所起之謂時大慧云自來無人如此說

宋侍郎李彌遜

悟勤 嗣法圓

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
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
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

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
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
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
乞祠祿歸閩連江築菴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
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
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宋給事馮楫

嗣法龍 門遠

馮楫字濟川蜀遂寧人官給事號不動居士自壯扣
諸名宿雖在仕塗不忘學佛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
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

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聾公於是契入紹興
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大慧下座公
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
今日因甚却納敗闕大慧曰盡大地是個杲上座你
向甚處見他公擬對大慧掌之公曰是我招得後白楊順
和尚問之代公擎起掌云念你作新長老又越月特
代大慧提起袈裟云幾多人要不能得在巧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大慧陞座舉
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石頭
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你作麼生藥山罔措石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
見馬大師去藥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馬祖曰有時
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
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大悟
大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
理會得了大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囁噓
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囁噓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囁噓囁噓娑婆訶大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
打成一塊土哉俗人得此三昧大慧又舉似尼妙總
妙總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

大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妙總答偈曰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
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大慧休去以語公公疑其所悟
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
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
人會得且如何會妙總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公大
驚烏龍長老訪公說話次公問昔有官人問泗州大
聖曰師何姓大聖曰姓何曰住何國大聖曰住何國
此意如何烏龍曰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乃
隨緣化度耳公咲曰大聖決定姓何住何國如是往

返數次後致書於大慧乞斷此公案大慧曰有六十
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
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是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其
論遂定大慧一日過明月庵見壁間畫髑髏公因有
頌曰屍在這裡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居皮袋大慧
不肯別作頌曰卽此形骸便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
一靈公益歎服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
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
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紹興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
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告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

客如平時至辰巳間具衣冠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
攝印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
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睨然而化漕
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畱一頌公張目索
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
畢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屢以
已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
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宋侍郎張九成

副法徑
山果

張九成字子韶杭州鹽官人號無垢居士歷官禮部

侍郎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儒皆由禪學
而至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請
問入道之要楚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
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之語令時時提撕
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
圓成是否清曰然曰爲甚某無入處清於袖中出數
珠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
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
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
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

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纔見乃展手公便喝惟尚批公頰公趨前惟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祗如此和尚又作麼生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馬祖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席祖便下座叙語未終公推倒卓子惟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惟尚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惟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惟尚荅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

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惟尚於東庵惟尚曰浮山圓鑑曰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惟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叅政劉公請大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大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大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大

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論乎大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大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艱過徑山飯僧秉釣者詆大慧議及朝政遂竄大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大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隨舅氏自嶺下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

曰汝姑叩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以問大慧曰凡人旣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着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大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大慧於育王越明年大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公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大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師莫聞此論也其

頌黃龍三關

黃龍嘗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却復伸手曰我手

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示此三問莫有契旨叢林謂之黃龍三關

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得

諱不

我脚何似驢脚又被藕膠粘着翻

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

吐不出

人人有箇生

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

在旁邊

熟得工夫

公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

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繇流嘗供十六大天而諸

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

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

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

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

我欲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

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

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

疑與惑鷄子便到新羅國

宋知府葛郊

嗣法靈隱遠

葛郊字謙問官知府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全禪師問道無菴令究卽心卽佛久無所契請曰有何方便使郊得入無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

來居劔池公因從游乃舉無菴所示語請爲衆普說
佛海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
翹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
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爐然頓悟頌曰非心
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
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之卽遣書呈佛海佛海報曰
此事非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遂復至虎
丘佛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
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佛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
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公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

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或菴體禪師
著語曰小山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月感微疾索
筆大書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
撲破翻身透出虚空召僚屬示之曰生死如晝夜無
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去道遠矣
語畢端坐而化

宋放牛居士余公

嗣法無門開

放牛居士余公杭州人自幼遍參諸方宋淳祐間叅
無門開公佛眼禪師凡開口被無門劈面截住連道
是不是居士退而思曰許多年下工夫豈無懽喜

處也曾零零碎碎悟來終不伏無門道是不是及見臭菴遂扣之曰吾師得無門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臭菴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祇得兩箇字居士問曰兩字如何說臭菴曰不是不是居士遂徹悟乃曰今日始知無門老人爲人處一點惡水不曾輕洒着人因述是非關行於世嘗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便將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爲眞執空求實無有悟處臘月三十日眼北欲落時向閻羅老子道待我澄心攝念却來與你去斷不可也須是急參急悟始得又曰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卽現

居士身而爲說法是法平等不離本心十方三界六道四生萬別千差皆歸當念看經食素布施消災不隔纖毫臨官治政事主奉親有何不可若乃妄談般若說法安身誑惑人天隨業受報色身與法身無異我性與佛性一同但要識得本心便可出離生死把攬放船是不是臭菴讚曰放牛居士述是非關大似醉漢罵街孰敢嬰其銳惟眼裏聞聲者識是醒時語

先覺宗乘卷二

終

雙髻釋頤讓訂闕

先覺宗乘卷三

徑山語風老人圓信較定
無地地主人郭凝之彙編

唐侍郎白居易

嗣法佛
光滿

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
戒元和四年因興善寬禪師至闕下公問曰禪師何
以說法寬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
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
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
何於中妄起分別公曰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寬曰心

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公曰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寬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公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寬曰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着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十五年公牧杭州入秦望山訪鳥窠和尚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鳥窠曰太守危險尤甚公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鳥窠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鳥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公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

鳥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公作禮而退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鈎深索隱通幽洞微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卽史傳存焉

唐刺史李翱

嗣法藥山儼

李翱字習之趙郡人刺史鼎州時慕藥山惟儼禪師道風屢請不赴乃躬謁之藥山執經不顧公遂拂袖行曰見面不如聞名藥山却呼太守公應諾藥山曰何得貴耳賤目公謝之乃問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公曰不會藥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公欣然乃呈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玄覺云且道李翱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又問如何是戒定慧藥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公莫測玄旨藥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

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

得便爲滲漏

張無盡頌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風霜若說甚深深

海底

公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

法身凝寂無去無來

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公問藥

山何姓曰正是時公不悉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

尚姓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院主曰恁麼則姓韓也

藥山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

姓熱一夕師登山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聲落豐陽

九十里許公聞之復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

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公

嘗問龍潭信禪師曰如何是真如般若龍潭曰我無真如般若公曰幸遇和尚龍潭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公一日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公曰總過這邊公却問西堂藏馬大師有甚麼言教藏呼李翱公應喏藏曰鼓角動也有一僧乞置塔公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却問鶩湖義禪師義曰他得大闡提

唐張拙

嗣法石霜諸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石霜問秀才何姓

曰姓張名拙石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張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雲門云墮語也妙善云驢揀濕處尿

唐相國陸希聲

謂仰山寂

陸希聲蘇州吳人昭宗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欲謁仰山慧寂禪師先作此○相封呈仰山開封於相下書曰不思而得落第二頭思而得之落第三首遂封回公見遂入山仰山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

門俱開從何門入仰山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
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仰山以拂子倒點三下
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仰山曰不持戒還坐
禪否仰山曰不坐禪公良久仰山曰會麼曰不會仰
山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臘茶三
兩碗意在饗頭邊仰山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
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
箇安樂處仰山豎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
入之一字也不消得仰山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
便起去

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爲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

唐太傅王延彬

嗣法長慶後

太傅王延彬居士請長慶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
隅曰請師說法長慶曰還聞麼公設拜長慶曰雖然
如此恐有人不肯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孟問殿主
這箇是甚麼鉢殿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
殿主曰待有龍卽降公曰忽遇拏雲虜浪來時作麼
生殿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

福云飯依佛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云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玄詠云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

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
敢道太師不在否長慶謂太傅曰雪峰豎拂子示僧

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是甚麼心行長慶曰洎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鉢忽翻茶鉢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榧朗曰上座作麼生明招曰非人得其便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爐復領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牙爪開呈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唐真人呂巖

嗣法黃龍機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兆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

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黃龍擊鼓陞堂黃龍見知是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黃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黃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黃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

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撼碎琴如今不戀
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
加護別紀呂真人遇黃龍禪師陞座師曰會中有竊
法者巖出曰雲水道人師曰雲盡水乾時如何
巖無對師代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郴
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
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
遠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
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
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
七祖如今未有人

宋丞相王隨

嗣法首
山念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也居嘗慕裴休之爲人謁首山
念禪師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公以御史
中丞出鎮錢塘往候興教小壽禪師至湖上去騶從
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
何姓公曰隨姓王卽拜之壽推蒲團藉地而坐語笑
終日而去他日公復至寺衆橫撞大鐘萬指出迎而
壽前趨立於松下公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
日相見而遽爲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
丞卽得奈知事瞋何公與楊大年皆號叅禪有得者

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公刪去其繁爲十五卷曰
玉英集公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
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宋夏竦

嗣法谷
隱聰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皇祐中參知政事公於谷隱聰
禪師因語契機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
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溥曰前月二十離
蘄陽公休去溥却問百骸潰散時那個是相公自家
底公便喝溥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
公答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空何處着思惟山僧

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溥曰也是美精覓

宋節使李端愿

嗣法金
山穎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
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園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
夕咨參至忘寢食達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
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
無請師明說達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
尉就有裏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
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
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達觀曰善惡都莫

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達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達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達觀起搵其胸曰祇在這裡更擬思量個甚麼公曰會得也達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食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宋太傅高世則

嗣法芙蓉楷

太傅高世則字仲貽號無功初叅芙蓉楷禪師求指

心要芙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叅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宋太守許式

嗣法洞山聰

許式洪州太守叅洞山聰禪師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泐潭問曰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蚤泐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泐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蚤晚回山泐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上藍便喝泐潭曰須是你始得

公曰不奈船何打破肩斗公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
多少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公曰聖
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公拍板頭曰下官喫飯
不似首座喫鹽多附記許式漕西蜀時謁廣慧通
老廣慧曰蝦蟇吞大蟲公曰怎麼則總不拜去也廣
慧曰運使話墮公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廣慧以衣袖
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

宋修撰曾會

嗣法雪竇顯

曾會字宗元官翰林學士公幼與明覺顯禪師同舍
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旦會于景德寺公遂
引中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明覺曰

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
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怎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
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
近與清長老商量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
無明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怎麼去也明覺
曰清長老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
圈積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
婆子一生受屈明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宋丞相富弼

嗣法投子顯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初於宗門未有所趣趙清獻

公抃勉之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畱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公自清獻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顥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南往質所疑會顥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顥見卽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卽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顥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顥師號顥

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水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宋衛州王大夫

嗣法元豐滿

衛州王大夫逸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叅元豐於言下知歸元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旣而回壇山之陽縛茆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採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宋太史黃庭堅

嗣法黃龍心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無仕
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豔詞嘗謁圓通秀
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
李伯時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馬腹中耶秀
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
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
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
晦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
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晦堂曰不是不是公
迷悶不已一日山行次時巖桂盛放晦堂曰聞木樨

花香麼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
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晦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
時公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晦堂曰漳州
權遂同晦堂往見權方督役開田公曰直歲還知露
柱生兒麼權曰是男是女公擬議權揮之晦堂謂曰
不得無禮權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公大笑久之
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死心見張目問曰新
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
死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黥南
道力愈勝于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

年常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黥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却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蒞堪任大道眼未圓而來瞻宰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宋觀文王韶

嗣法黃龍心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剌洪州乃延晦堂禪師問

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卻向自身都放下四稜榻地恰團圓晦堂深肯之

宋秘書吳恂

嗣法黃龍心

吳恂字德夫官至秘書居晦堂入室次晦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晦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呈以偈曰咄這多知俗漢敲盡古今公案忽於狼籍堆頭拾得蟻螂糞彈明明不值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映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

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

知覺範林間錄云有居士吳敦夫才敏銳意學道自以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竊疑之曰彼化之異固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晦堂老人晦堂曰汝今衣順垂于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晦堂笑曰此既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了解故其一時應機之辯如雷如霆開警昏墊者多矣

宋內翰蘇軾

嗣法東林總

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

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

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與示人

天竺悟法師謁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

宿東林偈曰也不易到此田地此庵曰尚未見路經何言到耶曰低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此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此庵曰郢匠從這裡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精細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密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此庵此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

又曰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

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未幾抵荆南聞玉

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卽微服求見玉泉

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程乃稱天下長老底程玉泉喝

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

楚石琦云玉泉

是作家宗匠東坡是當世大儒驚劄相逢發揮此道盡謂東坡休去程尾無星殊不如八兩半斤總在自家手裏雖然如是也扶起玉泉只如他道這一喝重多少少人道人不得直饒道得更與一喝

公謫

黃州佛印住廬山歸宗爲方外交及佛印移住金山公獲釋知杭州過金山值佛印入室公竟造之佛印曰此無坐處公曰暫借和尚四大作禪床佛印曰有一轉語若答得當如所請若擬議卽畱所繫玉帶公卽置帶几上佛印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佛印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公過金山時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宋參政蘇轍

嗣法上藍順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榷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以摘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摘鼻徑叅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宋寺丞戴道純

嗣法黃龍清

戴道純字孚中官寺丞忝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

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宋文定胡安國

嗣法上封秀

文定公胡安國字康侯別號草庵居士久依上封秀禪師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云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宋左丞范冲

嗣法圓通旻

范冲字謙叔一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謁圓通旻禪

師曰某行將老矣宿世作何行業今生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圓通呼內翰公應諾圓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圓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圓通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宋樞密吳居厚

嗣法圓通旻

吳居厚官樞密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到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圓通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

在圓通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圓通曰有其
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圓通乃揮扇兩
下公曰親切親切圓通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宋諫議彭汝霖

嗣法圓通

彭汝霖官諫議手寫觀音經施圓通圓通拈起曰這
個是觀音經那個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圓通
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圓通曰
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圓通曰莫謗
經好公曰如何卽是圓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
噯圓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宋中丞盧航

嗣法圓通

盧航官至中丞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
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圓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
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圓通喝曰放下
着公應喏喏

宋左司都貺

嗣法圓通

都貺官左司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當如何湊泊圓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
會圓通曰驀直去公沈吟圓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
不必圓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圓通

撰述
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怎麼
去不離當處圓通曰喫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
指示圓通曰便怎麼云鎗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宋比部孫居士

嗣法楊岐會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
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楊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
師點破楊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
未審如何楊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
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宋提刑郭祥正

嗣法白雲端

郭祥正字功甫當塗人號淨空居士官至殿中丞棄
去隱於青山嘗絕江謁舒州白雲端禪師師上堂曰
夜來枕上作得個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
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明
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
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
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公切疑後聞小兒頌之忽有省以書報白雲白雲以
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遶
天玉兔趕他不着一日白雲問曰牛淳乎公曰淳矣

白雲叱之公拱手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瀉
無異此也乃贈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
東觸西觸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
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
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
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
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嚙呻六種震
動遂名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
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
黃梅東山請演禪師說法公趨前拈香曰此一辦香

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
擘開面門放出先師頂相與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
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
一爐香散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但哆鉢囉野恁麼
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麼不
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
師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
深潭窮到底掠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
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旣鳴寶香初爇

楊岐頂額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蚤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台大衆曰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佛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佛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佛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佛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與郭功甫善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患師不爲禮拈

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卿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聞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白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白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白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白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白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宋郡王趙令衿

嗣法昭覺勤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太祖五世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游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禪師奉旨來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錘圓悟不少

假公固請圓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畧曰家貧遭切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叅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大慧曰趙州洗鉢孟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大慧起攔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大慧捩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宋樞密徐俯

嗣法昭覺勤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號東湖居士建炎中累官僉書樞密院事每侍先龍圖謁法昌靈源二禪師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至存址說法靈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祗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着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着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去也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靈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靈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

心行靈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
挂鉢於天寧寺之釋木堂力參圓悟圓悟亦喜其見
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圓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
猶未點地在圓悟顛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
喜老漢脚跟點地圓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宋尚書莫將嗣法大隨靜

莫將字少虛豫章人官至尚書因宦西蜀謁南堂靜
禪師各決心要南堂令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
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
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

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
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兒笑點頭語風信頌云摸
得黃金特地愁
支離縱好漫風流當時若作
今時用截斷尚書鼻頭

宋龍圖王蕭嗣法大隨靜

王蕭字觀復官爲龍圖畱昭覺日間開靜板聲有省
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
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南堂却問朝旆幾
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南堂曰自按察幾時離
衙公曰前月二十南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
契悟

宋參政李邴

副法徑
山果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拜叅知政事公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大慧示衆舉趙州庭柏垂語曰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大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

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美孫色色仍舊旣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宿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克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宋竇學劉彥修

嗣法徑山杲

劉彥修字子羽官爲竇學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

師大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宋提刑吳偉明

嗣法徑山杲

吳偉明字元昭官提刑久叅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

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大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大慧以竹篋便打公無

對遂畱客叅一日大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碎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大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大慧卽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宋門司黃彥節

嗣法徑山杲

門司黃彥節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

脫大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話至葉縣近前奪

得拘折擲向塔下曰是甚麼首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臘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馨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宋叅政錢端禮

嗣法護國元

錢端禮字處和號松窻任至叅政叅護國元禪師發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示微疾請簡堂機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卽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蓋爲地水風火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由今吾如是豈不快

哉置筆顧簡堂曰坐去好臥去好簡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宋內翰曾開

嗣法靈隱遠

曾開字天游官至禮部侍郎久叅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年矣紹聖辛未佛海遠禪師住三衢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佛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佛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叅問何言不見佛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佛海震

聲便喝公擬對佛海曰開口底不是公惘然佛海名
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這
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道如
何拈起拂子驀口截佛海曰也祇得一橛公又致書某
自幼年發心參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卽爲婚
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所聞常自
愧嘆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居無事正在痛自鞭策
以償宿志弟恨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
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
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
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逃良可慙也至扣大慧答書
曰旣爲士人科舉婚宦聖賢亦不能免但時時於靜
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着兩則語但從脚下
實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佈
道矣

宋待制潘良貴

嗣法佛燈珣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金華人年四十回心祖闡
所至挂鉢隨衆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良
貴祇欲死去時如何佛燈曰好箇封皮且畱着使用
而今不了不當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
以南泉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
尚慈悲佛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
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

宋侍郎李浩

嗣法天童華公

侍郎李浩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遊舊國

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提其臂曰
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應庵喝出公退
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叅嚴康朝曰門有孫
臚舖家存甘贄妻夜眠還蚤起誰悟復誰迷應庵見
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叅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
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
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宋吳十三道人

嗣法開善謙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禪及開
善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

迥然啓悟占偈呈開善曰元來無縫罅觸着便光輝
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開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
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
昔心



先覺宗乘卷三

雙髻釋頗讓訂閱

